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七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閈雍　叅定

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

H. H. MU CHINESE LIBRARY

曆略

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
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
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
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
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沉
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

惜不得讀其

檄

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
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

當時安國寧謀以城降賊公密誅斬之

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

何作阿

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
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
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
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
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
罪詔還京師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
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
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
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

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吊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郕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茅鹿門曰劉昌裔爲人多倜儻澹宕而公之文亦
稱

徐文昭曰點綴精神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有功遷

奇○句○ ○

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

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户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縻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無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

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吏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鈐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劍俱來朝

上爲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甲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典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

昆第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常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歸震川曰峻潔

顧瑞屏曰持大體之文

以上敘歷官始末如經特於精神處另行點次如緯

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

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官吏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内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十二

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退朝
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
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
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
拾故遺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
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
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輙先 總生平
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閑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

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𢪛呌喜悅或初若小煩旬
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
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
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
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不合）
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迥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
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
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三句○二○韻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

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
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茅鹿門曰明法

叙得簡齋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成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沉浮閭巷間不

以事自累爲貴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才於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巳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總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

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晃遂大怒因公於浮屠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值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内竟歳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内外

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吊祭之、士大夫多相吊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教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

不以事累、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

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

公食廟祀、

顧瑞屏曰、布置停美、骨法峻潔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别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績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貴我闓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

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於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唯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買於人脫外
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茅鹿門曰誌中無他述獨指採藥鑄黃金一事文

旨自滄宕雋永

先自敘與孔左丞交游之略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

筆力

下次左丞
歷官行事

侍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茍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

下八事皆嶺南事

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
明年拜右丞貶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
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 知此詳方是
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
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
太略
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
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収蕃
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
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

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

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毒相枕籍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

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户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
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
夂妻之父過評
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
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截戩公於次爲第
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
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
銘曰
孔世出入吾見其孫自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歸震川日昳宿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先叙歷官）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

摸盡高曠之致如生

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楊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

後叙爲人

使氣

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御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轉入正誼）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愼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

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歸震川曰歐公荆公多有此體格

顧瑞屏曰驚才逸典種種絕人

徐文昭曰讀其豪蕩之致急浮數白賞之

給事中清河張君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傳辱轢褒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

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還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斯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

為衆所服而獨不從亂

豐於弟儉於妻子

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友弟）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

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徐文昭曰生色凜然如秋霜之括面

類漢王吉故事

孔司勳墓誌銘

一篇領袖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数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輙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

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鎭楊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洛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吊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

孔君不當從匕史昌黎復洗刷一番

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應前結束妙甚）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難解）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中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待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

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㓜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茅鹿門曰司勳贈官也而志首稱昭義節度盧從

三•七十三

史有賢佐者以戡終始從史幕中也通篇只

敘一事

摹古之弔皮爲銘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歸震川曰變調

徐文昭曰蘊藉深至正不在多言

諸公何足與相天下事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

奇氣

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

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大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

亦奇

倔尤奇

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茅鹿門曰澹宕多奇

顧端屏曰精神挺露

徐文昭曰劌目剔心亦迎縷解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揔而略

攄前

描寫三人如畫而都有分寸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三株句法

只數語無限悲愴

言盡而意無窮

茅鹿門曰以生平故舊誌墓悲凉可涕

顧瑞屏曰滿眼淒凉使人縈痒得失之心都盡

徐文昭曰讀祭十二郎文見昌黎之親親於誌少監昌黎之友誼也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宗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匄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

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羊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

括民户租歲徵緜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追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

不得意處

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

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惟其顛顛以世厥聲

茅鹿門曰多剗刻之音

序詩一事相感欷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巳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

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徐文昭曰淒涼韻折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好句法）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讀他文章不多及

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正而歷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
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
伏詰
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代播一節
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
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單書贖子
擬有德於
民之大者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洗發

感慨

評子厚一生是劊子手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
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且悲且憤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
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就○斥○窮○二○字○一○轉○極○爲○子厚○喜○幸○然○却○爽○然○自○失○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

不沒裴行立盧遵

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茅鹿門曰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斤兩不放一步

顧瑞屏曰惟不妄許一字所以謂之相知其文亦感慨層折

另是一格

精崛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歴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昌黎最喜處）於巳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

或曰銘詞李樊紹述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摘○出○宅○知○樂○二○節○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徐文昭曰佶然以生

[illegible]燕[illegible]

[illegible]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甞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

歐陽公梅聖俞詩用此格

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又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每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

與子厚誌結句法同

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有不足簡意

銘曰

○○○銘○蘊○精○不○多○贊○二○字○○○○○○○○○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茅鹿門曰一篇交誼之情

顧瑞屏曰以東野之才與退之之情而誌銘不妄

抒一字如此乃知譽言滿紙此今文之所以

賤也

看他句法字法無一字不經淘洗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内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覩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奸南士大喜還進郘應主簿裴胄

回護

有針線

昌黎句法

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冑遷江西
又以節鎭江陵公一隨遷佐冑累功進至刑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
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儆絶貞元末王叔文
用事材公之爲擧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
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蜓守條死
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貲
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
郡公食邑三千户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

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辨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抵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愆、銘以著之、

歸震川曰、典質精嚴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旣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

茅鹿門曰瘞硯一段頗奇氣

徐文昭曰硯猶如此人則如何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八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哀辭祭文雜傳本傳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

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巳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茅鹿門曰悲痛特甚詩之可以怨者也

徐文昭曰莊騷之遺音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

○○了○詹○案○○○○○

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

敘兩人交情深厚

閭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非本傳故美詞只數語

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

剌雪入髓非深相知者不能道

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頓挫）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又振起寫他心事）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為之傳、

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强推生知死兮

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一句轉有餘情）

茅鹿門曰小序極工多嗚咽悽悵之音而哀詞特

爾雅

徐文昭曰抒情寫悃悽其累欷

寓意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誰從悲感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收得有力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本旨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顚沛

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
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
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
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顧瑞屏曰惻然情至黯然神傷

才士少年浮誇賈禍昌黎不免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鬉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奇絕〕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觝

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唫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醆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交情之深）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驥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

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舫湘流往
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
登大鮎怒頰豕狗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
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
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
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濶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
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灃浦爲人受瘥還
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

俾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牽不撫其子葬不送野塟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自在）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茅鹿門曰公之奇崛戰鬬神鬼處令人神眩

顧瑞屏曰天壤間一篇奇文字

祭房君文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徐文昭曰紙短情長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蚤世承先人後者在孫唯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

生色

詞直情真一字一淚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我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舍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且疑且信悲酸無限
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
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
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
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情詞種種嗚咽

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
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
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
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
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
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
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慘然
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
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掉尾涕淚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蘇東坡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徐文昭曰反覆曲折淒婉嗚咽眞骨肉之至情千秋之絕調也

潮州祭神文二首

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巳以特羊庶羞之奠告於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一句一轉一思）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吉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巳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其二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脤修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辜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辜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

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徐文昭曰：珠簾之泉，來若霏微，體甚奔放

正議發端不可犯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

入手

理論

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語有斤兩）
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一篇領袖）
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
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
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
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入潮）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有處分）
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

勢切

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周到

總

茅鹿門曰詞嚴義正看之便足動鬼神

顧瑞屏曰義理正大曉諭嚴切直與盤誥相表裏

夫唐文初何下於漢也

者黎感愴在此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

一不遇

上了蕃事下措論悉已

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再○不○遇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

何本旨

之士不從亂兹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退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接得無痕

就水御下

歸震川曰得昌黎公一傳何蕃頓上加三毛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甞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語如画

縱橫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
以下遇事點綴
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
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滑稽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頴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頴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頴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滿殺武人

四人奇

似諧似笑令人絕倒

能稱上意上嘗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冐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絶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頴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王遵岩曰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論尤高古直逼史遷

茅鹿門曰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

郭明龍曰不直戲文益戲史矣

[illegible]

圬者王承福傳

涉起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

開戶語

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彊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斷前

拓二步感慨

本

轉一步作折衷張

一傳立意全在此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斷案非韓子不能）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顧瑞屏曰前略敘後略斷中間都是借他說話點成無限煙波機局高絕

韓昌黎本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

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剌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

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誣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讙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鏄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

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

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從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

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
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
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
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
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
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
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
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

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交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在

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有名於時